

馬漢姆教授



夫力特里西·烏爾夫著

洪爲濟 陳非璜 合譯

新 路 出 版 社

馬漢姆教授

——西歐德模克拉西的悲劇

夫力特里西·烏爾夫著
洪為濟·陳非瓚合譯

馬漢姆教授

1936, 7, 30 初版

1—10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每冊實價二角五分

譯者 洪爲濟 陳非瓚

發行人 陳文和

上海亞爾培路二一十一號

發行所 新路出版社

登場人物

馬漢姆

公立外科病院院長（猶太人）

卡爾真

同院首席醫師

西爾修

第一助手（猶太人）

海爾巴哈

第二助手（國社黨黨員）

英琪·羅芙

學習女醫師（國社黨黨員）

海特維琪

看護婦

其蒙

看護生（猶太人）

采德爾

奴衣哀斯·普拉特報編輯主任

浮蘿·羅芙

英琪的母親，小商人

愛倫·馬漢姆

馬漢姆夫人

勞夫

馬漢姆的兒子

蘿特

馬漢姆的女兒

其他醫院的看護，S A（突擊隊、希特勒的親兵）等人。

第一幕

(一九三二年三月，德國選舉大總統之前，馬漢姆外科醫院的手術準備室。病人運送車數架，向右手術室運送。女醫英琪·羅美與看護婦海特伊琪由台左登場。)

英琪 不成，時間沒有了。

看護婦 怎麼地，她也不回去……

英琪 「老頭兒」再過二十分鐘就要來了。到那時候，要是手術室還沒整頓

好……

看護婦 再等五分鐘是不要緊的。你媽在那兒很悲傷呢！(看護婦從消毒筒中取

出消毒器具在安排着的時候，英琪急急地向舞台左下。不一會便同一個上了年紀的婦人走了回來。那是她的母親，浮羅·羅夫，她穿的過了時的，穿舊了的上衣。)

英琪 媽，請你快點兒！

羅夫 快一點兒，快一點兒，什麼時候都是這麼說。

英琪 不過，媽！今天早上我要辦公呢！

羅夫 (牛氣地) 爹媽省吃儉用地供給你進學校念書。俗語說得好：「養兒防

老」……

英琪 媽，是要錢用嗎？

羅夫 哼！快好預備棺材啦…… (坐在矮圓椅子上嗚嗚咽咽地哭起來)

英琪 (沒有辦法) 媽！爲什麼要這樣呢？

羅夫 (驚地站起來) 被人家攆了出來，哪一個能夠忍受呢？三十年來住的家。

三十年來靠着規規矩矩地做買賣，好歹還能夠吃得飽飯，也還能夠把你送到學校裏去唸書啊！虧得主顧總沒有跑掉……可是，從前買一磅牛油的客人，現在却只買半磅的人造牛油了。這麼一來，房租怎麼出得起呢？……兩個月欠下的房錢，今天晚上要是不給他，明天就得搬家的啊…… (哭)

英琪 (就心地) 媽！五十馬克夠不夠？

羅夫（含着淚）因為是兩個月的，所以……一百二十馬克，要是連這數目也籌不出來，可真的要搬家滾蛋了……

（在二人不知不覺中，醫生海爾巴哈走進屋子裏來，聽見了最後的對話。）

海爾巴哈（向英琪）對不起！我並不是故意地……

英琪 沒有什麼！

海爾巴哈（向英琪）這是你母親嗎？（向她行禮）

羅夫（對着他）先生，我們是安分守己的小商人，從來沒有跟人家借過一次錢的，至於不好的事，也是一點兒沒有做過的呢！就是欠房租吧，也只是這兩個月吧了……

海爾巴哈 哦，是房租的事情嗎？

羅夫 就因為是老老實實的原故，總算還可以把生意做下去，不，也真地做下去了……

海爾巴哈 那樣可漸漸兒地不成了吧！因為百貨店，大公司都是有減價的原故。（對着英琪）這不是一百二十馬克所可以解決的問題呢！

英琪 那自然啦！

海爾巴哈 不過你得好好地向你母親解釋啊！

英琪 那倒是的，不過這是明天早上就要給攆出來的事。（打算要走去）

海爾巴哈 （止住英琪）請你等一下，你不是帶着五十馬克嗎？對不起，我給

你湊上七十馬克吧……請別客氣，當然啦！因為這不過是一時的通融

呢。（訂住英琪的臉）同胞的互相扶助不是理所當然的嗎！（向浮羅·羅芙）

這樣就解決了。

羅芙 （握他的手）那末，先生，真是……

海爾巴哈 令媛到兩點鐘一定會把所要的錢送了過去……不，不要這樣，你這樣的道謝，我是不敢當的……工作時間已經到了，那末，失陪了。

院長是一點不客氣的，又加上要施行手術……

羅芙（感激他）先生這樣的好心，我是絕對忘記不了的。這麼說，叫我女兒進

學校念書，倒是我的運氣呢，那末，先生，我要告辭了。

英琪（像是要把母親推了出去似地）那末，下午吧，媽！

海爾巴哈 羅芙太太！

羅芙（轉了回來）什麼？先生！

海爾巴哈 有點兒事要請問你，（小聲）真的，那些什麼大公司總是欺負小商人的。因為小商人幹不來大減價這些事，於是漸漸地，客人就給他們搶走了。結果連房租都繳不起。可是我問你，你知道那些大公司的老闆，到底是誰呢？

羅芙（壓抑着憤怒）不是那些大人物……

海爾巴哈 「大人物」！不盡是的吧，那些大公司的老闆，還有他放債的同

的貧困化和我們黨的目的，你不能好好地向你母親說明嗎？

英琪 因為醫院裏的工作太忙了，所以：

海爾巴哈 （站在她的面前） 現在要把這一次決定我們一切的選舉鬥爭放在最前

線，說到工作，除了這，是一件也沒有的。

（看護婦登場）

英琪 今天的工作分配是怎麼的？

看護婦 先生方面是鼠蹊脫腸，盲腸炎一名，肩膿腫一名；院長方面是膽囊

炎一名。

英琪 （一面將手消毒） 不知道像膽囊那樣的大症候，可能派到我們做？

海爾巴哈 馬漢姆做院長的時候，是絕對不行的，他決不能派給另外的人。

（醫生西爾修自台左登場，邊走邊急急地脫單衫，讓一同進來的其蒙替他穿上塗蠟的圍裙

。）

西爾修（忽忙地，向兩同事）早……「老頭兒」已經來了。今天可真了不得，脫

腸二名，盲腸炎，肩膿腫，此外還有「老頭兒」擔任的膽囊那大症候。
。工作究竟是怎樣分配的？

海爾巴哈 弱小民族照例是不要緊的東西。

西爾修 無論怎麼說，要是先遇到「膽囊」，是沒有那一個做得過「老頭兒」的。先生的忍勁兒也真是可驚。嘿！好幾個鐘頭全站在手術台的旁邊，真不是容易的事。可不是麼？先生打仗時腿受了傷，一隻腿是那
樣地短呢！

英琪 是征馬上跌下來的嗎？

西爾修 手榴彈的碎片把大腿炸壞了。

英琪 真的嗎？

西爾修 那還用着問？

英琪 唔！就是糧台上，也許會有炸彈掉下去的。

看護婦（捧着臉）不是在糧台上，那時候，先生雖然是二等軍醫，可是火藥的

味兒倒比麻醉劑的味兒聞得多呢。整整四年，他都在前線的部隊裏。

在一千九百十六年的松姆之戰役，他得了一個一等的鐵十字勳章。

英琪 軍事教育，我實在不敢承受。

看護婦 這話怎麼說？

西爾修（二面將手消毒）喂！羅芙小姐，像「老頭兒」那樣多血質的熱血漢，

不顧生死的斯巴達人，你想在糧台裏，他會安安靜靜地坐着嗎？四年前，我們從「老頭兒」的腿裏取那剩下的子彈碎片時，不到兩個禮拜，他就又在手術室裏出現了！……先生的義務觀念真是跟鐵一樣，真是道地的普魯士人！

英琪 怕是別的什麼人種吧！

西爾修（正言厲色地）你怎麼這樣說？

萊琪 唔，沒有什麼，我所說的話用不着你來關心吧！

（奴衣哀斯·普拉特報的編輯主任該爾那·采德爾博士蓋着白布，乘着運送車給人推送了進來。卡爾真也一同走了進來。采德爾是個微肥的男人，腮臉上還殘留着學生時代的紀念，決鬥的傷痕。）

采德爾（說笑地）大家都祈禱武運吧！向着死敬禮！（*Mortuariae Salutanti*！）去死的人，給諸位致敬禮了！劍磨好了吧！——可是，諸位，請別忘了病是在右邊呢！膽囊是右邊，心臟是左邊啊！

卡爾真 那倒不用擔心，馬漢姆先生解剖膽囊，怕也有三千次了。
看護婦 解剖膽囊，這是第二千八百一十七次。

采德爾 要不是馬漢姆，要不是我的老朋友馬漢姆，我是不給任何人施行手術的。那怕是大英帝國皇家（*King of England and The British Empire*）

的御醫，也請免了吧，可是馬漢姆却是例外呢！……你們看過他削鉛筆的樣子嗎？真是數學的正確！他在二年級的時候，校長總是要他削鉛筆的。真是生來的外科醫生。不，這並不是可笑的事情，要是沒有精神的訓練，就連手指也不能正確地動作呢！馬漢姆上課一分鐘也沒有遲到過。我還記得他一天也沒有缺席過呢！

卡爾真：跟在這兒也是一樣啊！

采德爾：正好像鐘表一樣，他是百分之百信賴得過的……可是，諸位！（小聲）像現在，一看到麻醉劑，一看到這麼多的白的手術衣，總有點兒什麼，那個……

卡爾真：羅芙小姐，盲腸炎同輸血，請你做我的助手吧！

英琪：好的！

卡爾真：Doctor 西爾修請擔任脫腸，Doctor 海爾巴哈請做馬漢姆先生的助

手。

海爾巴哈 請給我派到你這邊來吧！……

英琪 啊！請忍耐一點做下去吧！

西爾修 (責問地) 那是怎末一回事？

采德爾 可是，諸位！我的身體只爲了這麼一點病。當着這非常時代……不論怎麼說，是選舉之前，所以報紙是非常需要我的……實在真是暴風雨的非常時代啊……

西爾修 (感動地) 真是非常時代！

采德爾 硬鐵的時代！在這種時代活着，而能堅強地保持着自己的主張，豈不是大丈夫的懷抱？

英琪 主張確是幾年來德國人所抱着的，可是所謂主張，只是個人的德模克拉西的事，蕪雜的意志吧了。我們國民現在所需要的是統一的意志，

一個領導者！

采德爾 難道說，我們沒有領導者嗎？執行全國人民意志的，我們偉大的老

領導者呢？

英琪 你是說你們的奧登堡是什麼的嗎？

西爾修 就是他，才是我們戰場上的領導者哪！

海爾巴哈 西爾修！你是在戰場底什麼地方待過呢？

英琪 他不是在輜重隊裏待過嗎？

西爾修 （從冥想中覺醒來似地） 嗯！正是「輜重隊」，在我們的馬匹補充廠裏炸

彈掉下來好幾十次，有一次好像英國軍隊長距離砲的石炭箱那玩意，

在廠裏爆發了……大地發出崩裂的聲音，同時死了十五匹馬。六名兵

士。受傷的差不多也倒了有十幾個人的樣子。

采德爾 真慘啊！

英琪 要是比起全國人民爲獲得光榮而做的戰鬥來，那十幾個人打死了又算得什麼？

采德爾 一個人打死了就是一次敗仗，人類現在是用另外一種手段戰鬥着：

……

英琪 你說是人類？

采德爾 正是！因爲還是有人類的呢！在一個國家裏，種種的政黨不用武器來解決鬥爭，就像在議會那種戰場上，和平地鬥着意見，於是眼望着人類也要……

海爾巴哈 所謂「人類」這東西實在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國民！各國的國民都堅守着名譽和生命線。我們德國國民也惟有手拿着武器來對付那種劣等民族，這樣才能堅守着我們的生命線呢！

西爾修 你是說我們德國國民的生命線在哪兒被威脅着嗎？

海爾巴哈 在什麼地方？哼！現在不是還有幾百萬的德國同胞呻吟在外國的支配之下嗎？說德國話的地方，血管裏流着德國人的血的地方，到處都是德國，什麼阿爾薩斯·查爾，奧大利亞，都是德國……

英琪 修勒斯衣其·霍爾修坦也是德國……

海爾巴哈 還有說德國話捷克領的梅林州，德國殖民匈牙利領的既本波爾根也是德國，格爾蘭，巴爾頓蘭，烏克蘭，統統是德國，我們要把俄領東歐羅巴全部都做成我們的殖民地，全部是德國……

西爾修 那是侵略了。

海爾巴哈 不，這是「國家的勃興」！

采德爾 是人類的毀滅呢！

英琪 那是無能力者，膽怯者，弱者的殄落。

（幾分鐘前卡爾同看護婦走進手衛室，這時又回來了）

卡爾真 諸位！別再說下去了，因為這是我們做工作的時間，不是開國民大會呢！

采德爾 對了！不過當此非常時代，這種歷史的緊要關頭，……（起來）這個問題是一定要弄清楚的。——海爾巴哈先生，我們所尊敬的老元帥是國民的代表，你敢懷疑嗎？

英琪 哼！他是威馬爾（Weimar）憲法的代表者！

西修爾 是希特勒要把那種憲法廢除的吧？

海爾巴哈 這是因為現在已經不和人民的意志一致的原故。

西爾修 可是，要是你們的政黨……

海爾巴哈 我們不單是一個政黨，這種偉大的運動——

英琪 這種人民運動，領導者——

西爾修 如果你們的領導者獲得不到人民的多數呢？

海爾巴哈（狂熱地）一定會獲得多數，一定會戰取了牠！全德國的青年都跟在他的背後。絕望了的人，有信仰的人，統同都跟在他的背後。他是洪濤巨浪中屹立不動的巖石，共產主義的浪潮侵襲到我們的國裏來，把什麼都要吞沒了，現在，只有他是最後的隄防……（興奮之餘，抓着放在高處的消毒水桶）只有他才是照在黑暗裏的燈塔！

看護婦（吃驚地）啊！先生。

（馬漢姆教授急忙地從台左登場，還穿着白色的長罩衫。）

教授 諸位，早！（向采德爾）該爾那！累你久等了……（看護婦爲他脫去罩衫，幫助

他穿上短袖手術衣，戴上橡皮手套，繫上橡皮圍裙。這時。）這一次的選舉，鬧得

連我也要給人家從病院裏拖了出來呢！

采德爾 連你！

教授 可是不好拒絕呢！因爲我在與登堡選舉委員會裏已經被選上了。你是

知道的，我對於政治是什麼也不懂的，不過義務是必須要盡的。

采德爾 一點也不錯，因為你是大戰從軍者啊！

教授 (二面診察着采德爾的脈膊，心臟，肺。) 元帥一呼喚，我們是必須要尊從的！

(用聽診器) 喂，深呼吸，從鼻子裏吸進去，嘴裏吐出來！……沒有壞，

……現在停止呼吸……喂，心臟跳得太利害，……你是喝酒了嗎？還

是怕行手術呢？

采德爾 瞎說，漢斯！因為剛才這兒開了選舉演說會呢！

教授 (二面洗手) 是嗎？……但是，在病院裏是不管政治的，支配這兒的是科

學！(向卡爾真) 工作的分配是——

卡爾真 (用軍服式口吻) 先生和海爾巴哈是膽囊解剖，西爾修和第二部同事是

盲腸解剖，我和羅芙小姐是脫腸和輸血。

教授 給血的是誰？其蒙？

卡爾真 嗯，是的。

(這時其蒙從舞台左走了進來)

教授 其蒙！這兩年，你抽了幾次血了？

其蒙 五回，先生！

教授 那樣沒有什麼嗎？

其蒙 沒有什麼，先生！

教授 (向采德爾) 真是不可思議的事，其蒙的血和不同人種的血完全同化了，因為並沒有凝固呢！其蒙，你還有沒被割斷過的靜脈血管嗎？

其蒙 (在露出的手臂上，用力敲起肉，轉兒來給他看，微笑着) 再有五六回也是不要緊的

啊！先生。(拿了醫療器向台右退場)

教授 (一面將手消毒) ……他真是純粹的馬卡畢族。

采德爾 爲什麼？

教授 (一面洗着手，一面把肩轉向采德爾) 那樣有勇氣，而且還是猶太人呢！

英琪 (插入) 多半不是猶太人呢！

教授 你是說他的血裏混雜了別種血嗎？

英琪 不，我說的是他的力量。……

教授 羅芙！在東方各國，有猶太人做苦力，鐵匠，工人，農夫的地方。我們的職業，我們的工作，還有我們呼吸着的那個國家的空氣，才做成了肉體和精神的。

海爾巴哈 (煩燥地走來) 可是先生！你是知道的，君塔學派，和弗里支學派的研究，都會說人種遺傳的內分泌液 (Hormones) 是永遠不變的東西，跟工作啦，職業啦，風土啦那些外部的影響是沒有關係的。

教授 那只是理論，一種目的論吧了。異種支配能改良種族，這個門德爾定律，你也是知道的啊！

海爾巴哈 可是在人類種族裏那種精神的特殊性總歸是不變的東西。

教授 例如什麼？

海爾巴哈 例如英勇就是典型的亞利安，日爾曼所有的東西。

教授 (活潑地) 那可不一定，照你這樣說，那末殺了別里西德的英雄格里爾特之後，還是繼續不斷地向外出征的大彼得，也是膽怯者嗎？此外還有衝破了要塞的門，連柱子什麼的都拔了，把全市的人民做成對手來獨自一個人戰鬥的沙姆孫也是懦怯的弱者嗎？此外還有從艾波台一直到其台恩的行軍記上，難道沒有記述着猶太的英雄豪傑的外征嗎？(熱烈地) 希里亞的英雄基爾密修的事情，你也是聽過的。此外還有，德國的學者福羅比牛斯所收集了的黑人的傳說……那的確是黑色人種可驚的英雄的傳說！喂，是吧？無論哪一種人種都的確有他們特殊的生

活，固有的美點的。可是以自己的人類爲驕傲是沒有用處的。

海爾巴哈（興奮）可是世界上也有用道理不能說明的東西的。

教授 啊！該工作了。（着手術用的圍裙，手上撒了粉，又戴上了皮手套，可是心裏還存

着不安定的東西。）由於人種而惹起的這種辯論，我也不能算是大人的氣度。可是你們的話也缺乏客觀性，而且也不是站在公正的立場上呢！

也許是因爲時代不同了吧！雖然這樣，可是青年人像這樣強暴，嘴頭那樣強硬的事，確是從來沒有見過的。（不能忍耐地）真的，你們怕是將

興登堡大元帥完全忘了究竟是一個什麼樣兒的人了吧！他一生，三代，都是爲着人民盡力的，這些事，難道沒有從你們的父親那兒聽到過嗎？要是你們不知道，我就來講給你們聽吧！我隨從元帥出征，從十四年起到十八年止，在戰場上當着元帥的部下。當一切全崩壞了的時

候，元帥才同我們一道回來的。——就像啓開羅在羅司亞斯辯護上所說的一樣，「在暴風雨中屹然立」！——只有元帥是正義和自由的

保證者，我們全國人民的委任人。那怕是赴湯蹈火，我也是追隨着元帥的……我以從前軍人的資格，民主主義者的立場，而且我又以猶太人的立場，在你們面前這樣主張！

采德爾 啊呀真勇敢，在他的治下，人民的內訌停止了！……

西爾修 在他的治下，從前出征的軍人都聚集起來了吧！

英琪（興奮） 在他的治下，這五年來，充滿了飢餓，貧困，失業，失職，苛捐雜稅，在他的治下，十一月革命的犯人政府……

教授（憤然） 再說一句這樣的話，就請你從這醫院裏出去，現在我正在說着話，你們靜靜地聽着就得了。

英琪 這就是先生所主張的德模克拉西嗎？

教授 言論自由同意意中傷是有着差別的。

英琪（盯着他的眼睛） 事實的正確認識，什麼時候成了中傷呢？

教授 事實的正確認識？

英琪 全是事實！（狂熱地）究竟這五年來在興登堡大總統的統治下，我們德國的貧困和失業的增加，是事實還是不是事實呢？對於馬克斯主義者的舞弊和瀆職，興登堡並不想去阻止牠，或者竟是不能阻止牠，這是事實，還是不是事實呢？對於凡爾賽的屈辱的講和，他又曾做了些什麼呢？對於這種卑屈的自動去勢的事，他又曾做了些什麼呢？對於今後我們子子孫孫一定要被束縛的那種償金奴隸制，他究竟又曾做了些什麼呢？頭道還不是事實嗎？

教授（想着，呈現悲痛的臉色）你一定要我回答嗎？——羅芙小姐！你大概是知道的，西歐現在就有幾百萬的失業者呢！什麼銀行破產，經濟恐慌，飢餓遊行，瀆職的醜事……等等，到處都是盛行着的，在其他各國不是馬克思主義，「十一月犯人」，却是另外一些東西在支配着。比方

在英國，就有金磅的暴落，二百萬的失業者。在法西斯蒂的意大利就有一百萬的失業者。一兜了一個圈兒，轉向後面，戴上白紗布手套）海特維琪，準備麻醉！

（沈默，……看護婦給采德爾戴上麻醉口罩，開始滴下麻醉劑，醫生全戴了白紗布手套，和無邊的白帽，采德爾在半睡的狀態裏喋喋不休，現出虛張聲勢的本性）

采德爾 漢斯！用力幹啊！我真覺得好像古代日爾曼的英雄那樣躺在盾上面，啊！真的啊！……和盾一起兒被敵人刺中了！不然……

看護婦 （將口罩稍稍鬆下來）數起數目來，喂喂，數起數目來！

采德爾 （生氣地）數着呢……九，十，十二……真討厭！在選舉這當兒，白天也工作，晚上也工作，胆囊便鬧起病來了。……那末，諸位，結局究竟成什麼樣兒呢？……就像現在這樣，德模克拉西，愚行，妥協，醜態……

教授（走到采德爾旁邊）脈膊怎麼樣？

看護婦 跟通常一樣，只是稍爲弱一點兒。（將口罩塞進）請你繼續數下去啊！

采德爾 繼續數着呢！狗屎，……像從前的戰士那樣，我躺在盾上……將我載在盾上送到投票場裏……

看護婦 喂喂，爲什麼停了不數下去呢？

采德爾（在半睡的狀態裏）載在盾上，將我高高的抬着……可是諸位猶太人，你們當心吧……當心！……是胆囊，不是盲腸啊……兩個禮拜後，在戰場上……喂，決戰喲！決戰喲，……（看護婦將采德爾推送到右方的手術

室裏）

教授（爲了施行手術，嘴上載起白紗布口罩，又拿下來一下，嚴肅地）諸位！今後在我的

醫院裏，我希望大家不要談政治問題，我們的工作只有醫生和病人，

只有醫生同病人！（說着最後的話，一面向手術室走去，確巧是在海爾巴哈的前面說

的，於是站在前面向右的手術室退場，其他的醫生也戴着紗布口罩，隨從着他。）

舞台黑暗。

——幕——

原书空白页

第二幕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午後，議會火災之翌日。

(馬漢姆教授的居屋勞夫(二十歲)站着，隨便地將一隻腳放在椅子上，彎着上身，在桌子上看報紙，壓抑着興奮，小聲地讀。旁邊書上妹妹羅特正用功做學校的宿題，翻着字典，寫下解釋。他們的母親愛倫·馬漢姆夫人(四十歲)一個金髮的北德意志人，在做着針線。)

勞夫 (二面讀新聞)「議會頓成火窟！昨夜九時半，可怖之放火陰謀，德國聯邦議會被焚。」真渾蛋！

夫人 勞夫！這件事的真實實實的情形，誰也不知道嗎？

勞夫 「議會中央部一員擊火勢之警官，急發砲以傳警報。放火犯正圖逃逸，終於議會內就捕。該暴徒以類似火油之某種液體，置於場內十七處同時點燃……」

羅特 (掩了耳朵，一面大聲地讀羅馬歷史家李維斯的拉丁文)……(Hannibal autem pos-

quam centum tauris compulsis, fasciula palli intra cornua inflexit, pallum subito inflammare jussit……

勞夫

(拿着報紙)媽！你瞧這兒！「……犯人上身僅着襯衫，褲後衣袋內藏有荷蘭左翼黨黨員筆記簿一冊，內載溫·德爾·羅畢之名。」

夫人

(平靜地)那不是很明顯的事！

勞夫

(激昂)那末，媽！你想這是真的嗎？

夫人

(做着針線)可是是政府發表的呢！

羅特

(掩着耳朵，一面用功)「……可是漢尼堡將一百匹牡牛驅集攏來，在牛角

中間捆上了稻草……」

夫

(跑到妹妹那兒)對了！于是「……稻草上點了火，將這些」——哦，說

的是牛呢——「向羅馬軍驅去，于是就獲得了勝利。」——哼！在那

時代，牛跟稻草的策略，居然是能夠公然引以自豪的事！

羅特 (擺動着) 哥哥的博學多才，我是早就知道了！

勞夫 (撫着妹妹的肩) 噫！別再這樣說了，羅特！今天晚上，我十分鐘就給你譯完那李維斯，這是不費力的冒險故事呢！活躍的心臟跳動着，火熱的生命動盪着，看起來是很簡單的樣子，但是裏面卻隱藏着複雜的內容呢！你想想看，議會燒了，放火的犯人當場就抓到了，並且他褲袋裏有筆記本兒，那說明了他所屬的是什麼團體。

羅特 那是他們的事，我管不了那些！

勞夫 「他們」！？

羅特 就是在卡爾·里潑克來西特館秘密的恐怖政策的指令被發現了的那班人！

勞夫 你是發瘋了吧！

夫人 噫！你們倆別再爭吵了！勞夫！你難道不聽媽的話嗎？

勞夫（撫着母親的肩，一面）媽！饒了我吧！不過像這樣胡說亂道，誰聽了能够忍受得住呢？

羅特（憎恨的樣子）哥哥對於什麼總歸都有特別的解釋的！要是真有充分的「辯證法的」基礎也成啊！

勞夫（把妹妹的頭壓到背上）哼！用功！用功！滿三年是要繳出卷子來的！

羅特（用力地站了起來）現在德國尚武會的會員，對於像哥哥這樣的激烈青年是要加以制裁的。

夫人 羅特！

羅特 媽！真的呢！左翼學生團的人，真是一點兒也不懂禮貌。

夫人 羅特！好啦！不是叫你用功去嗎？

（沈默，勞夫看報，在欄外機械地畫着圓圈，然後用小聲對母親。）

勞夫 媽！你們到底是推測得太簡單了！

夫人 勞夫！你想得也過份了……怕是有一點神經衰弱吧……

勞夫 不！因為我對於什麼都明白得很透徹的……

夫人 （憂愁的樣子）勞夫！你太想得過份了！跟你爸爸一模一樣兒的，簡直是忘了形呢！不過，你爸爸想的是只有醫院裏的事，而你却有工科的功課要預備，又有考試，再加上政治運動。勞夫！你還是停止了參加那些集會和左翼學生團體吧！

勞夫 我今天就算是在工科得到優等的成績，可是明天也許被那些傢伙任意加上一個罪名給殺死了，誰又能夠料到呢？

夫人 被誰？

勞夫 （抱了母親）媽！你聽我說……（拿了報紙）報上所說的那個恐怖團團員把他參加團體的筆記在兒放在褲口袋裏，去實行他的任務，這些等等的話，媽！你相信真的是這樣嗎？

夫人 這種事我一點兒也不懂呢？

勞夫 (興奮) 媽！這是不能不知道的事。全國國民都爲了這事起了騷動，

決不是尋常的事。這是瘋狂的謠言呢！媽！

夫人 (抱了他的頭撫摸着) 勞夫！聽媽的話吧！怎麼說，媽總是上了年紀，世面

也見得多的人呢！勞夫！工科的功課，加上政治，把你的頭弄得暈亂了吧！不分晝夜地拼命，(二面撫他) 可是，勞夫！我們一直到現在不是大家都很了解的嗎？

勞夫 (任憑母親)

夫人 好孩子總是聽話的。勞夫也許你不知道呢！你參加集會，討論會的那

些晚上，媽怎麼也睡不着呢！那是不能向你爸爸說的，你爸爸知道了，一定要禁止你到那些地方去呢！你們倆都是富於感情的人，要是吵

鬧起來可真難辦……

勞夫

(將頭枕在母親的腕上，撫着母親。)

夫人

嗯！懂了嗎？媽一邊兒躺着一邊想着許許多的事情，你們不是在跟

旁的學生團體爭鬥嗎？——那不是每天的報紙上不是都登載着嗎？：

……(扶起他的臉)勞夫！我望你停止了這些政治的活動，一心用功于考試

的事情吧！學了政治什麼的，我覺得人也不會聰明起來的。

勞夫

(又興奮起來)媽！是那樣的呢，媽是賢明的，懂事的人，惟其如此，媽

爲了我們，什麼小事情也注意到……：

(馬漢姆教授登場，他在想着什麼，可是與家族談話時便突然平靜下來，現出快活的臉

孔)

教授

回來了！(吻妻的額)今天累着了！

夫人

有很多的手術嗎？

教授

這响時因爲有「政治的手術」這東西的原故，每天總有什麼受刀傷，

鎗傷的人……可是過一個星期，好歹這回騷動會完的。（看看勞夫的報紙，再走向羅特的書桌）羅特，看到李維斯的什麼地方了？

羅特 漢尼堡在阿潑里亞這兒。

教授 漢尼堡，啊！他可真是個人物！

羅特 真是了不起呢！可是哥哥還是用照例的高調來侮辱他，後來還硬說不是左翼黨在議會放的火呢！

夫人（急急地）那不是說笑話麼？

羅特 不是那樣的，媽總是偏護哥哥……噫，這是一定的。（抱着父親的身體，那末說爸爸跟我倆都是糊塗東西了！我們是「非普羅的」精神的——到底保守的份子呢！

勞夫 瞧！「保守的分子」呢！

羅特（怒）爸爸！就是這種口調。

教授（一面撫着女兒）啊！別理他好了！羅特可不是爸爸的孩子嗎？不要爲那

些無聊的事情爭吵了！胆小是不行的，胆小是最壞的東西——噫！你們女人進去一下……

夫人 有什麼祕密的話講嗎？

教授（半似開玩笑）軍人，只要軍人在一起！

羅特 可是，也得用着看護婦啊！

（夫人伴着羅特下，勞夫現出緊張的臉孔立着）

教授 坐下來。（從口袋裏取出號外）讀讀這個看！

勞夫（讀）「號外——議會放火者爲左翼之恐怖團員！當場被捕之犯人溫·

邁爾，羅畢……」（以下，帶着興奮的臉色默讀，不一會）爸爸，這不是跟一九

一六年舊金山的東模尼「暗殺事件」，日俄戰爭時，打败了的帝俄黑色百人黨屠殺猶太人同樣的事情嗎？

教授 照你說，在決定國民運命的這個重大時期裏，政府的公報是……：

勞夫 就因為是重大的時期，國社黨才造出了這種謠言。

教授 (激烈地) 禁止你這樣做無根據的中傷，就是在戰爭的時候，也須要尊敬敵人的。而且，自己既然是討厭中傷，那末，也要謹慎些不要中傷敵

人！

勞夫 (追進父親) 爸爸！請你收回這句話！

教授 (激怒) 什麼？叫我收回？現在的青年人竟然全是這樣！閉嘴！現在是我在說話！這種狂言亂語，中傷，思想的墮落是……：

勞夫 (想走出去)

教授 (拉着他) 不是叫你等着嗎？幾個月來我早就注意到了，你有些思想混亂行動過激的樣子！這樣的情形，你從前是沒有的……我並不是不盡情理，的暴君，所以從來沒有干涉過你的行動。可是現在遇到這可怕左

翼的犯罪行爲……

勞夫

(驚地站起來) 爸爸！這種話，我是再不能聽下去了！

教授

我要你聽着！(片刻沈默之後，按着勞夫的肩) 我也會有過青年的時候，也會做過糊塗的事，粗暴的事的。我是爲你打算，想着要你避開那些無聊的事情。望你努力理解我的話，在你這樣的年齡裏，是什麼都打算反抗，並不辨別一下人情事理的，再等幾年看吧！再過五年，十年，你自然也會冷靜地去觀察人類和社會了。那時候，解決你內心的矛盾的，不是過激的行動和言語，而是認識與理解了！

勞夫

(沉靜下來) 爸爸！青年人同老年人，有經驗的人和沒有經驗的人之間，固然有着大的差別，可是爸爸，現在所談的這個問題，不是過日子的問題，也不是生理學上的問題……

教授

那末你說是什麼問題呢？

勞夫 這個問題，爸爸——雖然有點兒冒失——可就是階級問題。

教授 (昂奮) 這，這就是所謂過激的思想了！什麼「階級問題」啦，什麼「階級鬥爭」啦，你們那左翼學生團動不動就弄這些理論。先裝進了些理論，然後在開會時被煽動了；最後就把這種囫圇吞下的理論移到實行裏去！於是就做成反對政府的那種瘋子！

勞夫 可是爸爸！那不全是些沒有根據的話嗎？

教授 (二點不動) 這是很明顯的事！(激烈地)那些全是跟我們德國人沒有緣份的亞細亞的俄國的命令！可是我們德國人不是俄國人；德國也不是亞細亞啊！我爲了祖國跟敵人打仗打了四年，並不是爲了讓自己的兒子做成放火犯人和國際流氓的黨羽的。

(采德爾拿了一卷報紙，就這樣地飛跑了進來。)

采德爾 (興奮地) 啊！現在的政府真厲害，左翼的報館，印刷所，一個也不留

地全給封閉了。機關報也全部沒收了，檢舉汽車和傳命的摩托卡都插上了新旗子，幾百部全在街上來回地跑着。

教授

(拿了一張報紙)「……僅柏林市內，已逮捕二百餘名……」

采德爾

醫生，共產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國際主義者，猶太人都……

教授

猶太人？你有點兒神經錯亂了吧？

采德爾

(站在他的前面)漢斯，我因為是你的朋友才到這兒來的。我不跟你說

頑話，我看你還是暫時躲避一下的好。

教授

拋棄了我的責任？……

采德爾

說起國民大眾的興奮，那可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就像一九一四年

那樣地，全體騷動起來了。

(西爾修提着旅行皮箱，飛跑進來)

西爾修

先生！已經知道了嗎？

勞夫 這皮箱裏裝的是些什麼？

西爾修 (吃驚地放下皮箱) 先換衫褲一類的東西。(開開給他們看) 牙刷，肥皂，

襯衫——先生！真是跟打仗的時候一樣，大街上讓紫紅色給埋死了，到處都是希特勒的軍隊。海爾巴哈也穿起軍裝來了。

教授 你跟海爾巴哈談話了嗎？

西爾修 談話？那兒話！說起來那些傢伙，簡直是像炸彈一樣。

(卡爾真急急地走進來，努力裝做平靜。)

卡爾真 先生！來得很唐突，實在是因為不知道明天的手術，怎麼安排，打

算來請示……

教授 你說什麼？

卡爾真 聽說海爾巴哈一點鐘前打來一個電話，告訴看護婦說，爲了「緊急的事件」，要醫院立刻停止工作。

(其蒙，馬漢姆夫人，同蘿特一同急上)

夫人 (向其蒙) 真是豈有此理！

蘿特 簡直是些瘋子。

教授 其蒙！怎麼一回事？

其蒙 希特勒的軍隊到醫院裏來了，因為要搜查不是亞利安人的醫生。

教授 希特勒的軍隊跑到我的醫院裏？搜查？不是亞利安人的醫生，那末：

…… (突然鄰室傳來無綫電的聲音，嘎了的屢屢急變的調子：「對於亞細亞劣等民族的

這種犯罪行為，我們要用亞利安人種的新思想，北方民族古代的，怕也是最後的理想，對

付他們……」)

蘿特 啊！是希特勒的講演啊！

(教授急急地走向台左放無綫電的屋子裏，無綫電的聲音：「……可是當着這些暴徒們，這麼卑劣地竟把我們的『國民之家』放火燒了的今日，無論誰也不能防礙我們用鐵拳將

這班亞細亞的害蟲打得粉碎吧！……」無線電停止。」

羅特

（呆呆地）了不起，真不愧乎是男性的聲音！你們不愛聽，我到外面去聽去！（向外跑出）

（教授關了無線電走回來）

教授

（鎮定地）可是，諸位！那是老早就有的問題，是生活應當支配科學呢？還是認識應當支配生活呢？什麼火災，內閣的更迭，大臣無線電的演說，要是隨便比起哈維，非爾修，愛因斯坦中間任何一個人的思想來，還有什麼意義呢？我以為你們的工作，是應該服從你們科學的信念的！（醫生們的臉上現出被驚動的顏色）醫院裏的工作跟從前一樣。明天還在醫院裏……

（送大家走出去）

夫人

（急急向勞夫）勞夫！我求你，別再做那樣事了吧！

勞夫 不過，媽！……

夫人 我求你，我懇求你……像現在這樣，你也是看見的，你爸爸的立場是進退兩難呢……

（教授轉回來，逼近勞夫）

教授 哼！是放火犯那一羣暴徒呢？還是你的父母？這中間你選一個吧！

勞夫 爸爸！問題是這樣的，是爲真理而鬥爭呢？還是在虛偽的面前投降？

教授 住嘴！我不是同你討論什麼問題，從今以後，不許你再到那種地方去！

（這時英琪戴着帽子，穿着外套登場）

英琪 （突然將號外交給教授）先生！請看這個！馬克思主義者跟他們的後台老闆

猶太人卑劣的謀反，先生承認嗎？

教授 猶太人？你怕是發瘋了吧！

英琪 全柏林都是這麼說的！

教授 可是猶太人在議會放了火，究竟對於自己有什麼好處呢？

英琪 想和國民政府搗亂……

教授 不是一點什麼證據也沒有嗎？

英琪 因為這是很明顯的事情！

教授 (激昂) 全是瘋狂的謠言，誹謗得也太利害了！

英琪 先生能說政府發表無根據的事實嗎？你是要給政府蒙上虛構和誹謗的

罪名嗎？先生！我得向醫院辭職了！

教授 什麼理由？

英琪 因為，我們是不能在猶太人的屬下做工作的。

(沈默)

教授 可是你不能不執行你的義務！醫生這種職務就跟在敵人面前步哨的工

作一樣，我因為戰爭會傷了腿，到現在一到天氣變換的時候，在手術室裏站久了，神經便要痛起來！可是，爲了這原故，我能拋棄了我的任務嗎？

英琪 這已經不是什麼理論的問題了！而是民族血統的問題！血統是天生的宿命！

教授 一點不錯！禁止理論的地方就開始說「血統」，頭腦變得不能靈敏的時候，就開始說「宿命」了！

英琪 你也不能永遠這樣說呀！

勞夫 到那個時候怕是行動了吧！（要走出去）

教授 （走到他的面前）到那兒去？你說到那兒去？（壓抑了興奮，小聲地）勞夫！你的理性，你的耳朵，你的感情在那兒？跟那些暴徒們在一塊兒，你還算是德國人嗎？

勞夫 爸爸是個學者，爸爸的工作是誰也尊敬的。可是對於政治是跟旁人一樣地有些不清楚呢！

教授 這兒不是開會，這兒是我的家。我不允許讓政治問題破壞了家裏的和平。你是立刻停止政治運動呢？還是永遠不再走進我們家的門呢？你究竟走那一方面，我要知道。懂得了嗎？

勞夫 (看着父親) 懂得了！(要走出去)

夫人 (拉着勞夫) 勞夫！你瘋了嗎？勞夫！你沒聽見媽的話嗎？

勞夫 (撫母親的肩，小聲) 媽的話得聽……可是他們的話也得聽的！(走出)

(教授坐了下來，安然地翻開報紙)

夫人 你沒有什麼話要說嗎？

教授 (沉默着)

夫人 那孩子是跑到危險的地方去了呢！

教授 要懲罰他一下才好！

夫人 他出去不知道要做出什麼事來呢！

教授 也不是小孩子了，自己做的事，自然是明白的。

夫人 啊！難道說他不是你的兒子嗎？

教授 也是你的兒子啊！

夫人 你去！把他叫回來，再說一次看，喂，你去啊！

教授 （屹立着）

夫人 （不顧一切他）你真是過於任性了，我把他叫回來，你跟他再說一次看，

我請你！

教授 （很簡慢地）我已經把話說完了！是選政治運動還是父母的家庭，一要他清楚地決定，勞夫便決定了。

夫人 （激昂）哼！不錯，你是說過運動還是家庭，是左還是右，是的，我知

道了！正是……徹底的冰冷的態度，無情的說話，那就是你們的特徵！……

教授 你們的！

夫人（兀地站起來）是啊！你們的！祇要是你們！不論熱的是冷的，真的還是假的，明白的還是不明白的，不決定一方面你們是不停止的……理智，理智，只主張理智，這就是你們民族的特徵！

教授（屹然呆視妻）

夫人（從夢中驚醒了似地一怔）不，不，我本來不是打算說那些話的！我真是打算說旁的事呢！真是打算說別的……（抱她）我本來不是打算說那些話的……

教授（撫妻的髮而吻）愛倫！息息氣喘！難道你以為我不愛我的孩子嗎？……

可是我也愛生我的國家，我現在生活着的國家啊！

(沉思着，向台左的書齋下)

英琪在這爭吵中，默默地，緊張地，就那樣在台左的角落裏站着，這時一步一步地走到夫人旁邊來。)

夫人 啊！你在這兒？

英琪 對不起！可是不能不待在這兒呢？

夫人 爲什麼？

英琪 ……勞夫到那兒去了，你知道嗎？

夫人 到危險的地方……

英琪 到危險的地方？——我是知道他的性情的，他是阻止也阻止不了的人

……

夫人 (非常苦悶) 是要被抓的吧！

英琪 要只是抓了去，那還好，可是……

夫人（非常地興奮）那末怎麼的呢？你知道嗎？怎麼的？在那兒，你可知道？

喂！我們去找他去！（要走出去）

英琪（拉着夫人）找他？像滴到大海裏的一滴水，是怎麼也找不到的……

夫人 你既然知道那些，那末你爲什麼不阻止他呢？

英琪 我？

夫人（凝視英琪）我完全忘記了。（小聲）是阻止也阻止不了的。

英琪 阻止不了的！紅漲了臉跟他爸爸爭論呢！他是個說話總不聽的人……

馬上會給他們抓着，綁起來……還壓着，便再也不會回來了！

夫人 啊！你說什麼？

英琪（凝然）我是知道的呢……

夫人 因爲你是他的仇敵，所以希望他那樣吧！

英琪（哭了起來）噫！我真是大仇敵呢！（小聲地）對手一死便會戰慄的敵人

……
夫人 噫！怎末了？

英琪（拉着夫人）救他去吧！

夫人 你？

英琪（把臉放在夫人的肩上）我覺得變了似的，我什麼都不知道了。也許是羞恥

，絕望，什麼在身體裏燃燒起來了！……（抬起頭，靜靜地看着夫人的眼瞳）

可是，你是明白我的心思的，因為你是德國女人，你是亞利安人……

舞台黑暗。

——幕

第三幕

(一九三三年四月，同盟排猶運動之後，「舊官吏復活令」的新法令公佈的時候)
(佈景與第二幕同，在馬漢姆家的居屋)

夫人 現在，正是照你所希望的那樣，可以休息了！

教授 (不安地走來走去)

夫人 從今以後，是可以安安穩穩地研究學術了！

教授 勞夫在那兒？

夫人 (沉默)

教授 他已經二十歲，自己所做的事情自己也該知道了——噫，把這屋子當

做手術室，那末……

夫人 你在銀行裏的存款，够我們維持五六年的生活，所以現在儘可以待在書房裏研究學術。那瘋狂的世界，不用管他好了！……

教授 (徐徐思想) 我不工作是不行的！……

夫人 那是當然！（手裏拿了報紙）可是照你拿給我看的，什麼「舊官吏復活令」是已經實行了。不是亞利安人的醫生，立刻就要從公立的醫院裏給撞出來的，不論是醫生，法律家，學者，那怕是小官也是一樣……因為在現在，這就是法律，怎麼也沒有辦法呢！

教授 法律！……法律能够禁止我呼吸；能够禁止我當醫生！能够禁止我施手術，拿手術刀，縫傷口，找膽囊肝臟，下診斷……。我要關在書房裏專心著書，這樣，到了七十歲……（激動地）把這個屋子做手術室，這兒放消毒器，這兒放洗手器，再把那書房當做手術準備室……

夫人 那也不必這樣着急……

教授 我沒有日子了……因為人生是短促的……特別是現在，這是個急緊的場合，今天我先得到醫院裏！

夫人 啊！你是怎麼的了？那個法令已經實行了啊！

教授 可是，那是我的醫院，是我一手從貧困裏建設起來的，什麼洗手器具，消毒器具，病人運送車，就是一張吊板兒，都是有我特別的計劃，才做出來的。（急急地把睡衣脫掉）我不能因為他們的恐嚇就退却，我馬上就到醫院裏去！

夫人（阻止他）你，要是去了，一定會……

教授 四年來馳騁疆場，黃砂，白骨，受創而歸的大丈夫，反而不能到病人跟前，外科病人那兒去！遇到這種不盡情理的事，誰能夠忍受得住呢？（穿上出外用的禮服）

（羅特戴着女學生帽，手裏提着書包走進來，把書包放在角偶裏的一張小桌子上，呆呆地失神的樣子。）

夫人 羅特，怎末啦？

羅特 沒有什麼，媽！

夫人 體操已經上過了嗎？

羅特 我只是有點兒不舒服吧了！

教授 這孩子怎末啦？

夫人 蒼白的臉，啊！背後畫的是什麼？

羅特 (啜泣着) 不要管我，不要管我吧！

夫人 (拉羅特上前) 黃的髒東西，好大的髒東西，正在背當中呢！

教授 (叫羅特靠近來) 蒂的髒東西……

夫人 究竟是什麼？

教授 猶太人的記號，猶太人的記號啊！

羅特 (急忙將上衣脫掉，現出裏面穿的運動衣) 我再也不要聽，無論什麼也再不要聽

了！(掩了耳朵)

教授 (抓着羅特的頭) 是誰給你畫的？

羅特 誰也不是，誰也不是！（擔憂似地看看四週）爸爸！別說的那末響……不論那兒都有人，操場的凳子上，運動器具後面，校園裏的樹底下，大家都譏笑着，謾罵着，以後就給畫上那個記號了！（哭泣起來）

教授

羅特！振作起來！到底是誰罵你的，罵你什麼？

羅特

『猶太人滾出去！』

教授

在學校裏？

羅特

是呀！校園裏，教室裏，操場上，都是一樣……

夫人

豈有此理！那是在馬路上吧！也許是什麼流氓……

羅特

（奮激起來）媽！我不是沒有眼睛和耳朵啊！起初只有四五個人罵，『猶

太人滾出去！』馬上全講堂的人跟着罵，後來校園裏的人也都一齊罵起來了，那時候，我就逃到操場上，又看見司令台上用粉筆寫的大字：『猶太人滾出去！』我害怕地逃到教室裏，看見黑板上也寫着：『

猶太人滾出去！」

教授 (抓着羅特) 你是扯謊吧！

羅特 (拿出練習簿來) 筆記本上也是……

教授 (將練習簿一冊一冊地看過) 『猶太人……猶太人……猶太人……猶太人……猶太人……』

……』(讀完一冊一冊地擲到地上)

羅特 就是我們的主任先生，也說，我這些日子不去上課的好呢！

教授 (大聲) 誰敢禁止你上學？是誰？現在也還有憲法的，現在也還有法律的！(拉着羅特的手)

來！我們倆到學校裏去！來！跟你爸爸一塊兒去！

去！我們倒要看看這個世界是不是瘋子跟流氓的地盤！(拿起羅特的書

包。)

羅特 (戰慄地叫着) 不，爸爸！不，不！我再不去了！爸爸是不知道那些東西

呢！我們是會給他們殘踏，毆打，畫記號，甚而至於殺死的！

教授 (拉着羅特往門口去) 去！跟我一塊兒去！你不是我的女兒嗎？

夫人 (走到中間) 隨她去吧！

羅特 我怕，爸爸，我知道他們要怎樣對付我們的！

教授 (推開羅特) 沒有胆子的東西！

(門鈴聲)

夫人 羅特！跟我來吧！帶着羅特向裏面去了)

(醫生西爾修手裏拿一些書籍與小提包，和看護生其蒙，一起走進來。)

西爾修 (喘息着) 我們怎末說都不行呢！

教授 (沉靜地) 怎末啦？

西爾修 免職了，猶太人全都免職了……按照這次的法令！

教授 啊！冷靜一些吧！

西爾修 海爾巴哈在一點鐘前帶着國社黨員到醫院裏來過，國社黨員拿着旗

子，還帶了武器。海爾巴哈也穿着國社黨員的外套，手裏拿着鎗，穿着長統靴。他立刻招集了醫院裏所有的職員說：『現在我是被任命爲本地醫院的監督官了，凡不是亞利安人的醫生，看護，限今天下午要收拾行李離開醫院！』

教授 那末你們也不等我的吩咐，就搬出來了嗎？

西爾修 對不起，先生也被免職了！請你別忘了……

（采德爾手裏拿了報紙跑進來）

采德爾 馬漢姆，你瞧！（示以報紙）

教授（接過來讀）『……一如上述，新任監督官立即着手於徹底掃蕩馬克斯主義者之潛伏所，對馬漢姆外科醫生之濫用公物，及各種違法行爲，亦盡曝露之矣！……』

西爾修 盡是些捕風捉影的話！

教授 「於是馬漢姆倉惶失措，辭却外科院長之職……」（儼頭給人打昏了似地。

茫然失神，小聲地）多麼卑鄙！（趨近采德爾）該爾那！坐下！把我所說的話都寫出來！（推他坐在椅子上，將紙與鋼筆給他）你是新聞記者，你的職務是傳播真實的消息……寫吧！（手裏拿着報紙）『報端所載關於馬漢姆教授之記事，全屬虛構，乃係暗箭傷人……』

采德爾 （把筆擲到桌上）那是不行的！

教授 要傳播真實的消息啊！

采德爾 那我們的報紙馬上就要被禁止了的！

教授 （直立在他前面）真實被威脅着，該爾那！真實……

采德爾 可是，我們報館裏的一百個職員的生活，是要受到威脅的呢！要是登載了那種記事，他們馬上就會失業幾個月的。

教授 （沉思）那末找印刷局，要他們給我印傳單……

西爾修 (驚懼) 傳單！

采德爾 (很害怕的樣子) 那不行！(輕輕地抱着教授的身體) 馬漢姆！這幾天來，因

爲這些事弄得你心緒很亂，你的精神是受了刺激了，你是病了吧！……

……(忽然想起) 在報上登出來，就說你病了！

教授 (怒氣沖沖) 多麼卑鄙，該爾那！

采德爾 你說什麼？

教授 他們這樣地中傷害人，毀壞人家的名譽，這樣地侮辱人，難道就沒有

一個人有說公道話的勇氣嗎？那些愛名譽的紳士，勇士，友人，要是

一個都沒有的話，還有我呢！(戴上帽子，拿着外套，急急地向外跑出)

其蒙 先生！你不能到醫院裏去，不能到醫院裏去……(追隨其後)

西爾修 要是到醫院去……

采德爾 也許是到印刷局裏去……(兩人都追了上去)

(舞台暫時冷靜，不久羅特靜靜地走進來。望望四週，凝神聽着什麼，像被釘住似地站着
寂靜……)

羅特

(自語)……『猶太人滾出去！』『猶太人滾出去！』不論我怎麼說，爸爸總沒有理我！……可是，也是千真萬確的吧！……啊！靜得很！好像失火以後似地，一點兒聲響沒有……那些東西，今天晚上不知道會不會來抓爸爸啊！……(兩手交叉着，緊緊地抱着自己，抑止着自己的恐怖心，裝出平靜)會來的吧？大概是不會來的……(急急地從書包裏取出教科書，開始念……立刻又停止了用功)『猶太人滾出去！』『猶太人滾出去！』(即刻直立起來)哼！太不要臉了！一百個人來打一個……渾蛋！不要臉的東西……(走近門口急急地又回到桌子旁邊，爲着使自己忘記了恐怖，開始用口笛吹流行歌)
(馬漢姆夫人從台左走進來，手裏拿着針線等物，向桌子那邊走去，開始做針線，羅特也開始用功，兩人暫時都不做聲)

羅特 爸爸大概沒有關係吧？

夫人（裝做平靜）因為我們都是在一塊兒……

羅特 要是能够不像哥哥那樣就好了……可是……

夫人（驚懼）啊！哥哥怎麼啦？羅特，你知道嗎？

羅特 有人看見他從國社黨兵營裏出來的……

夫人（握住羅特的手）誰看見的？是誰說的？

羅特 醫院裏的女醫生……

夫人 以前到過這兒的那個人嗎？

羅特 是的！我在馬路上碰見了她，她就那麼說的，可是聽說給放出來了，

以後他又在街上販賣報紙來着。

夫人 她是國社黨員啊！不知道是不是她告密的。

羅特 那可不清楚了，我不想知道，什麼都不想知道……

(遠遠地，聽到軍隊的脚步聲，與國社黨軍歌聲，愈來愈近，國社黨員在行進中。夫人與羅特的眼睛空虛地張望着，靜靜地聽着，不久，脚步声，歌聲又漸漸遠去了。)

夫人 (像自言自語地) 今天又抓了五十個人，關在國社黨的兵營裏，聽說馬上

就要押送到獨身監房跟政治犯收容所裏去呢！……(又開始做針線)

(英琪急急地從台左上)

夫人 (跑到英琪面前) 我那孩子，他現在在那兒？

英琪 在馬路上賣報紙呢！

夫人 (拉着英琪) 在那兒？

英琪 在列路塔車站上——他一看見我就轉身躲起來了！在那兒，要是被國社黨員看見，那就完了。

夫人 (將英琪向門口拉去) 走！到你遇見他的那個地方去！去吧！我求求你！

英琪 (不動地站着)

夫人 哦！原來是這樣的！……你是被派來把勞夫送給國社黨的人！

英琪 我不是間諜……

夫人 那末你的主義……

英琪 我們國社黨員是尊重戰士的！

夫人 也尊敬馬克思主義者？也尊敬猶太人嗎？

英琪 勞夫週身是流着你底血啊！（沈思）他也許還在那兒吧？

夫人（興奮）還在那兒？啊！去吧！同我一塊兒去吧！請你跟我一塊兒去找

他！（拉着英琪向門口走去）

蘿特 不能去，媽，不能去啊！媽不知道，提起他們來，不論對於女人，小

孩子，都是一點兒不客氣的，就是媽也會挨打，在背後畫上記號的，

還要拖出去在馬路上遊行呢！媽！……（倒在母親漆上不讓她去）

（門外有人聲，三人屏息注意聽着）

蘿特 (非常害怕，低聲地) 來了……

夫人 (向着英琪小聲地) 從那兒，經過大院兒……小心點兒來吧！(向台右門走去，

稍停) 嗯！請你把那孩子帶來，一塊兒來吧！快點兒！……(推英琪出去)

蘿特 (仍舊跪在地上，塞住耳朵) 來了！他們帶着哥哥……(站起來，向夫人) 媽！我

再不能安靜地……忍耐下去了！……(小聲) 爸爸屋子裏是有鎗的！媽！
！這樣做是比給他們抓去強多了！

夫人 (阻止蘿特)

(台左進口的門忽然開了，蘿特掩著耳朵，卡爾和其蒙兩人扶着馬漢姆教授踉蹌地進來，形狀變得簡直令人難以認識的樣子，襯衫白領盡是皺摺，外套領也翻了過來。頸子上掛着一張硬紙牌，上面用大字寫着「猶太人」。)

夫人 (跑到丈夫身旁) 你啊！

教授 (不動地凝視着前方)

夫人（扶起丈夫的臉）你！你！

羅特（急走近，看硬紙牌）跟學校裏是一樣的！五十個人打一個人，多少人罵爸爸的吧！爸爸！大家都抓着你嗎？把衣服褲子頭髮都弄得不像樣兒了！在爸爸的醫院裏……

卡爾真 他們自然不准先生進去了，醫院門口站着國社黨員的步哨，都是以前的助手，看護。他們一看見先生便叫停了車子，把先生拉了出來，大罵，先生一抵抗就……

羅特（大聲）那末你們呢？你們？

卡爾真 其蒙推開一個人才……

其蒙 無論怎麼說，這邊兒只有三個人，他們有三十個人呢……於是這麼着就把那硬紙牌掛在先生的頸子上……

夫人 這些東西！（說吧，想取去硬紙牌）

教授 (緊緊地攔住，不讓她拿去)

卜爾真 (阻止夫人) 隨牠去吧！隨牠去吧，幸虧我在醫院裏聽到了這個騷動，

要不然，先生帶上了這張紙牌後，還要拖出去遊街呢！

夫人 卑鄙的傢伙！

其蒙 說是醫院裏不再用我們了！

教授 (直到現在還像麻痺似的，這時開始用低聲) 不行，實在不行了！

蘿特 (愕然，緊握父親兩手) 爸爸！沒有那回事！沒有那回事呢！爸爸！我是跟

你在一起的，我決不能讓他們這樣！爸爸！我跟你一塊兒去吧！要是他們再來罵你，再來打你，爸爸！你是我的爸爸，我的爸爸呀！你是曾經在戰場上跟敵人打過仗的人……到現在我還是一個沒有胆兒的女孩……啊！可是爸爸換上衣服，我們倆安靜地到馬路上散步去吧……我跟爸爸在一塊兒，就是他們來了也不怕啊！他們罵我們也不怕啊

！……我跟爸爸倆到馬路上去走走吧……啊！爸爸！走吧……

夫人 羅特，你發瘋了嗎？

羅特 （猛然地）我不能讓爸爸……爸爸這樣兒，你們全不見嗎？（抱住了爸爸）

爸爸！

教授 （低聲）靜點兒，靜點兒！（忍着苦痛向卡爾真及其蒙二人打招呼）對不起，我要

去換下衣服！（脫了帽子，仍然帶着硬紙牌，莊嚴地向旁邊書房裏走了進去）

夫人 （向卡爾真及其蒙）請你們一起勸勸他到外國去吧！

羅特 逃走嗎？

夫人 不，去旅行！羅特，你也是跟爸爸一起去的，你快到樓上預備一個裝

衣服の皮箱，兩個小皮箱。啊！羅特！也許今天晚上就要出發的！

（羅特下）

夫人 要是他願意動身就好了！

卡爾真 馬漢姆太太，無論怎末，現在不走是不行的。如果不是現在，先生怕是不能走的！……就是今兒晚上也好，請快走吧！至於以後的事情那就很難說了！（馬漢姆教授從書房裏出來，服裝已煥然一新：但是頸子上的硬紙牌依然還掛在那兒，夫人靠近他，貼到他底身上，把他藏在袋子裏的右手拉了出來，果然是握着鎗，那還是一九一四年當時的手鎗）

夫人

（打算從他手中取下手鎗來）你！

教授

（緊握着不放）已經受了他們的一回污辱了，一回！

卡爾真

先生！

夫人

你！……他們能够損害了你的名譽嗎？

教授

（撫慰着夫人的頭髮）

卡爾真

先生，請你今天晚上動身吧！

教授

（凝然）我不走！

(海爾巴哈穿着國社黨外套，長統靴，從台右上，國社黨員一名帶着短槍跟隨他)

海爾巴哈 (行舉手禮) 太太！對不起，有點兒事要通知馬漢姆教授。

夫人 現在不說不行嗎？

卡爾真 告訴你，先生剛才在醫院門口吃了一個大虧呢！

海爾巴哈 (嚴正) 你也打算造謠生事！——馬漢姆，爲着避免今後的誤解，

我以西北醫院監督官的資格，通知你，醫院裏的職員，從你起，只要不是亞利安人，就全體永遠免職。打明天起，你就不用再到醫院裏去了，聽到了嗎？

教授 (凝然) 請你再講一遍。

海爾巴哈 醫院裏的職員，自你以下的，要不是亞利安人，都不許他再到醫院裏去！

教授 (冷靜) 根據什麼條文，什麼憲法，什麼法律禁止的！

海爾巴哈（斷然）依照國社黨的法律，「舊官吏復活令」的法令。

教授 那末，那法律的根據，內在的根據，以及你們所常說的道義觀念，究竟在那兒？你自己跑到我的病院裏來，是爲的什麼？是因爲我太糊塗嗎？是因爲我是一個庸醫嗎？是因爲我是卑劣的人種嗎？大概你在猶太人馬漢姆那兒，也曾學到點兒什麼吧！

海爾巴哈 不用說那些無聊的話，你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教授（繼續着）……是打算學一點兒在別的外科醫院裏學不到的，只有在我這兒學得到的東西吧！那時候，你沒打聽過我的祖先，我頭髮的顏色，我眼睛的顏色。那時候你只想着到一個好外科醫院裏學習點兒技術，因爲那個猶太人在事實上，技術是很熟練的。……

海爾巴哈（激怒）我不是來這兒跟你高談闊論的，這個問題，不是用理論可以解決，而是用國民的精神決定的。這是我們國民勇敢地決定的事！

教授 怎末決定的呢？

海爾巴哈 猶太人始終是猶太人，猶太人從今以後是再也不能讓他們站在德

國人之上，就是這樣了！

教授

哼哼！那是恐怖的手段，因為你們是怕競爭的。你們禁止我們進大學

，禁止我們的思想，禁止我們寫詩，禁止我們在公共的地方奏樂，不承認我們的發明，開除我們的運動員，可是，這麼一來，我們猶太人會變壞了嗎？還是你們亞利安人能變好了呢？……用這種欺騙手段，六千萬的德國人裏面有六十萬猶太人，恰好是百分之一，你們把這百分之一的人做成對手，像發瘋似地騷動起來。難道你們不能同化了這百分之一的人嗎？

海爾巴哈（激怒）是我們國民決定了的：「猶太人滾出去！」

教授 「猶太人滾出去！」

海爾巴哈 波蘭也好，俄國也好，柏力斯其拿也好，隨你們的便！

教授 （沈靜地思索）我們要仍舊住在德國，因為我們也是德國的一份子，已經不能離開這兒了，你奪去我們的一切好了，你們奪去我們的工作，名譽，故土，……到那時候，我們就只剩了一條道兒了！……

海爾巴哈 你們愛做什麼都好，只要你別再踏進那醫院裏就行了。

教授 我明天早上還要到醫院裏去！（跟其蒙一起走進書房裏去）

（沉默了一回兒後）

海爾巴哈 （向夫人）對於像你這樣的亞利安人，我真替你可憐……可是，以後不會再有這樣事的道理了……所謂離婚……亞利安人跟猶太人結婚的事！

夫人 （冷靜）當真是這樣嗎？

卡爾真 海爾巴哈，你最後這句話，不是多餘的吧？

海爾巴哈 我們的領袖爲了國民的更生，爲了統一血統而懷抱着的思想，你說那是「多餘」的！像這樣的態度會得到什麼結果，想來你是知道的吧！

卡爾真（狼狽） 真對不起，是我說錯了……

海爾巴哈 哼！已經明白了！得記着這種高論，別忘了？！

（向夫人行舉與禮與國社黨員同下）

夫人（向卡爾真） 這事本來跟你一點兒也沒有關係的，要是爲了一兩句話的誤會，就連累了你，那就糟了……快追他去吧！

卡爾真（現出無可奈何的樣子） 已經來不及了，我也準備旅行去好了！

夫人（抓着他） 傻勁兒！啊！我的話太冒昧了！你還是快點去好好地對他說說一次吧！還是請他回到這兒來吧！（與卡爾真急急下）

（羅特手裏提了兩隻皮箱，從右走出來，坐在皮箱上，開始讀路易士的拉丁文，又站起

來，輕輕地走近書房的門口，側耳傾聽，又走回放皮箱的地方，打開了蓋，取出網球拍，又將海水浴用具，橡皮製的動物，游泳衣，一件一件地取出來。取出大形短刀，從刀鞘中拔出拿在手裏，閉上眼睛，少停又放了進去。再把拿出來的東西全部放進皮箱裏，提起了皮箱往台右走出。英琪從台左廳園裏走進來，勞夫也隨之上。

英琪 真厲害啊！

勞夫 那個國社黨員是父親的助手嗎？

英琪 就是海爾巴哈醫生。

勞夫 可不是你的同志？

英琪 胡說！……我說得太失禮了！（安靜）上你母親那兒去吧！——她約好

了我的——今天最好是把一切都忘了吧！

勞夫 謝謝你！

英琪（沉默了一會）我是不知道你以後打算做些什麼的，我們說的話，你雖然

是不會聽，可是，像你這樣的人，做那樣無味的犧牲，我想也未免太可惜了！

勞夫 那是爲什麼？少一個猶太人不對於德國有利益嗎？

英琪（激動）你不是猶太人！

勞夫（凝視着她）那末，你可是德國人呢？

英琪 嗯？

勞夫 你能不逮捕我們送給國社黨警察局嗎？

英琪 以後我打算盡我的義務！啊！到你媽那兒去吧！（海爾巴哈等人的足音）

勞夫 完了！

英琪 躲起來！（將勞夫藏了起來，海爾巴哈登場。）

海爾巴哈 哦！你知道你這是在那兒？

英琪 我是在馬漢姆醫生家裏——因爲我遵從黨的方針，向他提出辭職書來

了！可是依照「舊官吏復活令」，那是不必要的，所以我來要拿回去！

海爾巴哈 有誰一塊兒來的嗎？

英琪 我的弟弟！

海爾巴哈 是一塊兒走進這屋子來的嗎？

英琪 我們一直走到門口。

海爾巴哈 那末，再沒有什麼別的人了嗎？

英琪 (嚴然) 那末你說是沒有？

海爾巴哈 (向一個國社黨員) 報告又錯了！(向英琪) 對不起，再會！(退場)

勞夫 (走出來) 剛才誰啊？

英琪 ……………

勞夫 啊！你可以回去了！

英琪（沉默之後）今天我已經跟你媽約好了……去見一見她吧！

勞夫 你打算在這兒待着嗎？

英琪 是的！

勞夫 你是因為怕我逃走，所以監視着我嗎？

英琪（凝視着他）

勞夫（微笑）要不然，你就當我的步哨站在這兒？

英琪 你爲什麼這樣地難爲我呢？（握住他）像你這樣的人，犧牲了未免太可惜了……到媽那兒去一下，然後馬上就動身到外國去吧！

勞夫（沉默）

英琪（不動地凝視着他）到外國去吧！告訴你媽去！喂！明白了嗎？（抱着他的肩）到安全的地方去，告訴你媽去吧……；不論什麼地方都好……

（英琪緊緊地抱住了，忽然間停止行思索，數秒鐘後，兩人感情衝動，用着可怕的眼光

互相凝視，不一會勞夫往台左走了出去，英琪站着不動，彷彿對付敵人的步哨似的。）

舞台黑暗

——幕

第
四
幕

(第二天，在與第一幕相同的手術準備室。幕開時馬漢姆教授背向觀眾，一個人在將手消毒。一會兒又轉身調查擺着醫治用具的台子，其蒙進來。兩個人不出聲地工作着。不久)

教授

其蒙，你準備好了嗎？

其蒙

準備好了，不過時候還早點兒呢！

教授

昨天白化費了一天功夫。(向右手術室裏走去)

(其蒙從消毒箱裏取出消毒品，把橡皮手套擺好了，海特維琪看護婦從台左進來)

看護婦

先生已經到手術室裏去了嗎？

其蒙

是的！

看護婦

真像個軍人呢！今天馬上就來了，像這樣勇敢的人，實在是少見！

其蒙

可是新的法令又出來了，說要是大戰從軍的人，是可以照常的。

看護婦

法令是不值半文錢的東西！(低聲)不過，海爾巴哈那傢伙，穿上了

長統靴神氣十足地走來走去的那樣兒，你看怎樣？真像軍官們將臨戰

場的樣子。

(其蒙向台右的手術室走去，西爾修同卡爾真從台左上)

西爾修 (威武堂堂地) 早！

看護婦 先生！恭喜你啊！

西爾修 有什麼可以恭喜的呢？這是當然的事啊！(開始將手消毒)

卡爾真 (一面將手消毒) 可是，這到底是比較好一點兒，昨天我還打算逃到外

國去呢！

西爾修 到是其蒙偉大，他爲了保護先生打了一個國社黨員，把那傢伙打得

好久站不起來呢！

(宋德爾從台左上)

宋德爾 昨兒那日子怎麼了？今天就是古希臘人在脫落伊的城門上說過：『

噫！是日也。』的那一天了！西爾修，昨天我們在戰爭騷動之中，從

馬漢姆家裏出來的時候，你打哆嗦了吧？

西爾修（生氣）『哆嗦』？誰打哆嗦啦？

采德爾 可是，一場風波總算過去了。馬漢姆還沒有來嗎？我想給他道喜啊

！在大戰從軍者的名簿上，是真的有他的名字嗎？

（英琪從台左進來）

英琪 我担任的工作是跟從前一樣的嗎？

卡爾真 那是不用說的。

英琪 先生還沒有來嗎？

看護婦 已經在手術室裏了。

（海爾巴哈從台左進來，穿着騎馬靴，身上穿了國社黨的黨服，上邊又披着白罩衫）

海爾巴哈 早！（用軍隊式的命令口吻）我想這事你們大家一定早知道了，依照『

舊官吏復活令』的法令：不是亞利安人的醫生不許在公立的醫院裏工

作的，適用於這個法令的人是要立刻罷免的，但是，參加大戰，而在前綫上作過戰的人，以及戰死者的父子，却是例外。……所以在這醫院裏該當適用罷免條律的是：醫生一名，看護四名，一共五名。

西爾修 醫生一名？對不起，大戰時我還從過軍的。

海爾巴哈 關於你，還得調查一下，就是說，你的從軍究竟是擔任戰綫的工作？還是兵營裏的工作呢？

西爾修 請你看看這個軍隊證書吧！

海爾巴哈 (拿着軍隊證書) 『馬匹補充廠事務員，排長！』……這可以說是戰綫上的工作。(把證書放進口袋裏) 至於馬漢姆教授在法令上規定還是外科部長，以後的工作還是有資格繼續的。但是在這個場合，問題是抱着德國人的觀念的隨便那個同事，此後是否能把在馬漢姆教授之下工作的事和自己國民的良心，能融合在一起呢？

(沉默)

英琪 可是海爾巴哈先生！在馬漢姆先生不在的當兒，你提出了這個問題，我想不能算做公平的處置吧！

海爾巴哈 (嚴正) 什麼是公平，或是不公平！對於振興國民是有益或是無益的，我以醫院監督的資格，已經都判定好了！

英琪 做了醫院監督官的你的判定，就馬上成了命令好了。可是這個命令，却決不能蔑視了德國武士的精神，而且欺騙對方的。

海爾巴哈 這要請你到黨大會裏去辯論。

英琪 那正是我所希望的！

(看護婦向台左走去)

看護婦 病人在等着呢！開始麻醉好嗎？

海爾巴哈 (向卡爾真) 請你指揮吧！你能够代替馬海姆院長接任部長的職務

嗎？

看護婦 先生來了！

采德爾 這些話暫時別提吧！

海爾巴哈 我是不想問你的。卡爾真，你決定怎樣？

（馬漢姆從右進來，穿着白的單衫，繼續沉默着。采德爾盡力要打破這沉悶的空氣。）

采德爾 （興奮·） *Salve pater tantarum choloysectomarum perfectissime*

factarum……先先後後平安無事地解剖了許多次胆囊的老先生，請到

這兒來吧！

看護婦 我真替你們歡喜，

卡爾真 真是從心裏發出來的歡喜。

西爾修 從前我們都是戰友，我給你道喜吧！

教授 （拒絕他們的祝辭） 什麼？那算得了什麼大事？……大事情還是馬上就開

始工作，（脫掉長罩衫，換上短袖的罩衫，帶了橡皮圍裙，開始將手消毒。）

（羅美從台左上，服裝與第一幕同，大踏步地走了進來）

羅美 一個也不缺，遇得真巧！

英琪 說起來，媽……

羅美（激怒）什麼『媽！』啊！今天倒要弄個明白呢！

教授（向英琪）是你母親嗎？

英琪 對不起得很，我母親……

羅美 還說什麼？（靠近海爾巴哈）請問，第三帝國，命令我們貧窮的小商人立

刻搬到外國去，這是對的嗎？

海爾巴哈 到那時候就可以解決的！

羅美（輕推他）什麼是『解決』？要是今晚上不把這個月的房租付清，就得給

人家攆出來的，聽說你做了什麼監督官了……

海爾巴哈 我擔任的並不是租房子的問題。

羅芙 (天聲) 我所以投了你們黨的票，是因為你和我約好，要把那猶太人
大公司驅除了的！

教授 (走到台中) 究竟猶太人怎麼了呢？請你靜靜地說吧！

羅芙 這位先生似乎很明白事理的。我是個安分守己的小商人，因為那些猶
太人的百貨公司把我的主顧搶走，現在連房租也沒法繳了！可是(指海
爾巴哈) 這位先生說在第三帝國是不會發生這種事情的，所以我才投票
的啊！

海爾巴哈 (向英琪) 把你母親請出去吧！

英琪 (拉着母親的肩) 媽！走吧！

羅芙 (向每一個醫生) ……可是，現在猶太人的公司怎麼樣了呢？不是跟以前
一樣嗎？仍然是開着門，做買賣，反過來說，我們呢？那時候掛出去

的『德國人商店』的招牌又命令收了回來。聽說都是爲了什麼不妨礙「經濟生活的發展」！欺騙！欺騙，就是欺騙，真是大騙子！理由總是什麼『爲了不妨礙經濟生活的發展』，『爲了不妨礙……』（被英琪拉了出去）

（暫時沉默）

教授 （想解消他的不快） 今天是担任什麼？

海爾巴哈 （靠近他） 在沒有分担工作之前……我以西北醫院監督官的資格，對於你在大戰時從軍者的特別規定，必須要說明一下。

教授 （低俯着將手消毒） 已經知道了！

海爾巴哈 （手裏拿着調查表） 這張調查表裏所寫的醫生跟職員們，要不是亞利安人而又不在大戰從軍者的特別規定裏的這些人，立刻就要免職！

教授 （一面洗擦着手，一面看調查表） 什麼？其蒙！那可不行！其蒙跟着我在這兒

已經有十五年了……技術是那麽優秀，而且又忠厚耐勞的看護生是沒
有多少的。其蒙！其蒙！（叫着）

其蒙

（從右登場）有什麼吩咐嗎？

教授

豈有此理，其蒙是不能走的！

海爾巴哈

這事不是由你決定的、

教授

其蒙！你沒參加過大戰嗎？

其蒙
沒

教授

（思索之後）你到現在一共輸了幾次血？

其蒙

五次了！

教授

（向海爾巴哈）其蒙雖然沒有參加過大戰，可是其蒙却爲了同胞而流血，

從危險中救了他們。這些同胞所以願意要其蒙的血，是因爲此外沒有
給血的人，也沒有能夠給血的人了。這件事是有着什麼意義呢，你也

是個醫生，任你自己解決吧！並且，其蒙也沒有受過一點報酬。他是甘心情願的，你明白了吧！

海爾巴哈 這件事不是用理論，可以決定了的。

教授（激昂）請你別像留聲機片那樣兒，儘說那些機械的話，我看有時候還是說點兒有人性的話吧！

海爾巴哈 胡說！你得當心點兒！

教授（用力抑止着）對不起——我用技術上與治療上的理由來講，其蒙要是離開了這兒，真是爲難了。

海爾巴哈 也有不爲難的人啊！

其蒙 先生！我是願意辭職的！

教授 怎麼啦！其蒙！你想使我陷於窘境嗎？

其蒙（吃驚）您說我想使先生陷於窘境？

教授 要是你不管我就辭了職，自然是那樣的。

海爾巴哈（公事式地）其蒙看護生，你得即刻辭職……

教授 可是這真叫人莫明其妙，你說究竟其蒙對於德國國民怎麼的呢？德國人有什麼怕他的理由呢？其蒙是我最重要的助手，最可靠的一個人，罷免了他，我能够忍耐嗎？

采德爾（低聲）可是，馬漢姆，無論怎麼樣是沒有別的法子的，你能够繼續工作下去，是意外的恩澤呢！……

西爾修（低聲）爲了病人，爲了醫院，先生能够在這兒真是……

卡爾真（低聲）先生精神還是很疲乏的，今天就讓我來代理先生吧！

教授 胡說！我的精神還是清楚的，一點也沒有興奮——我對新政府的意見也有許多贊同的，也有很多佩服的，新政府所提倡的清廉，節操，勇敢，友愛，這實在是很好的。可是依靠了多數的勢力，從無力抵抗的

人類，而且是功勞最多的人類那兒奪取了他們的麵包和工作。這就是他們的勇敢嗎？只要有空隙就攢的那些寄生蟲，告密者，在等待在那兒，這果真是友愛，清廉嗎？

西爾修（靠近他一步）先生，怎麼？請你……

海爾巴哈（冷靜）還怎末的？

卡爾真 先生！該給病人施行手術了吧！

教授（在靜的緊張的視線中，再看調查表）看護四名，醫生一名……（稍微思索）監督

官先生！有一個人忘記填上去了，給我填上去吧！（拿起自來水筆寫）看

吧！（他把調查表遞給海爾巴哈）

海爾巴哈（看後嚴肅起來）這……這是對國社黨挑戰！（一同愕然，將調查表遞給旁

邊的卡爾真）瞧！

卡爾真（讀）『第五看護生其蒙，第六外科院長 Doctor 馬漢姆。』

采德爾 你把自已的名字填到調查表上去了？

西爾修 先生，你是要拒絕國社黨的恩典嗎？

海爾巴哈 馬漢姆對於振興國運的國社黨所期待于他的協力，竟用挑戰的態

度拒絕了。這顯然是馬漢姆蔑視國社黨的法令！

教授 是誰蔑視的！是誰！只是要求在法律上嚴然保證的權利。一切德國人

，不管人種跟身份的區別，在法律上，是應該有平等的權利的。廢除

這種法律的事，取消德國人民根本權利的事，我從來沒有聽見過！

英琪 個人的權利和國家的權利比較起來，是輕如鴻毛的。

教授 可是社會是由個人而成立的呢！

英琪 不，是依從領袖和國民而成立的！

教授 國民的思想是千差萬別的。

英琪 不，聽從領袖的命令，他是我們惟一的心臟……

教授 那末，沒有一點疑問嗎？

英琪 沒有一點疑問！德模克拉西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教授 可是人類有着他的思想，他的懷疑，他自己的信仰，所以那個時代是不會終止的呢！就像只有一塊石頭造不出房子似的，沒有無數的人類，思想，良心的國家是不會有的！所謂正義人道，自由，勇氣那些觀念，恰好像建築物的柱子同橫樑一樣，是結連着我們的骨骼，要是沒有這內部的骨骼，連窗戶也就沒有了。被關閉在那裏面的人，像在坟墓裏似的窒息了。或是要習慣於地下的監獄，要塞的窟窿的生活的！

英琪 那大概是必要的。

教授 （站在英琪面前）不論什麼時候，在這個世界上，那種必要的時代是絕對沒有的，絕對沒有的。明白了嗎？是絕對沒有那個時代的！像你這樣年青的人，爲什麼說出那樣的話？我真不明白！地窟，要塞！所看到

的只是牆壁，牆壁，鐵窗欄，鐵絲網，只從鎗口透進來陰暗的腥臭的光線，誰要那東西？誰又喜歡那東西呢？你問一問我們週圍的這許多人看！你瞧瞧你的四週吧！這些人裏面，每個人都要將他的思想，他的意見，他的懷疑，他的言語統統說出來，寫出來的，就像鳥類需要空氣，魚類需要水似的……（抓着采德爾）你要是沒有你的意見，你的言語，你的意志的表示，你的理論，你的報紙，你可以生存嗎？

采德爾 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你爲什麼爲着那些事情苦惱呢？

卡爾真 先生！把幻影做爲對象來鬥爭的事，大概是沒有的吧！

西爾修 現在政府用寬容的態度……

海爾巴哈 西爾修！振興國運的政府，是用不着你那種讚美的。國民政府並不希望你們辯護，喝采，只要你們服從就得了！馬漢姆！我再問你一下，你是不是否認了大戰從軍者的特典規定呢？

教授 你說我否認了？監督官先生是很知道的！這種特典規定，是『做也可以』的規定，不是『不做不成』的規定。命令我必須接受國社黨的這種禮物的話，在這個規定裏是一句也沒有的。（極其嚴肅）監督官先生！政府是可以推動國民大眾，編排他們，命令他們的，可是不能命令個人的信念！政府是從多數的國民手裏接受了委任的權力，所以可以要求服從，可是不能要求國民拋棄了節操！監督官先生！強制良心是會產生奴隸的根性的，會產生卑劣的人，告密者，沒有節操的暴徒的。

海爾巴哈（急性地）你說是「沒有節操的暴徒」？

教授 是那樣的。

海爾巴哈（追近他）那麼，你是說政府所不得不施行的強制，政府對我們要求精神的規律，就是產生那些卑劣的人，告密者，沒節操的暴徒的嗎？

教授（憤然）禁止你那樣地解釋！

海爾巴哈（冷刺刺地）你不必禁止什麼，現在只是來決定怎末樣處置吧了！

采德爾（急促地）可是，那真是太……

卡爾真 海爾巴哈，祇不過是言語上的爭論，怎末就那樣兒……

海爾巴哈 你們也贊成馬漢姆的話嗎？那才有味兒了！我再問你們一次，關

于政府的辦法，馬漢姆是否說是卑劣的人，沒有節操的暴徒的？他沒

有說過嗎？

卡爾真 實在說來，我並不是這樣解釋的……

西爾修 抱歉得很，我實在沒有聽清楚，自從大戰以來，大砲的聲音，把我

的耳朵轟得漸漸地響起來了！

采德爾 人在奮慨的時候，往往不好好兒想一想，就隨口講的。

海爾巴哈 馬漢姆是否仔細想過了才說的，並且現在是否還固執着那樣的話

，我是不知道的，可是……

教授 現在還固執着那樣的話！

海爾巴哈 馬漢姆！到現在你還確信政府用亞利安人種的法令來實行『強制良心』嗎？

教授 我確信。

海爾巴哈 馬漢姆！起先你主張『強制良心』是產生卑劣的人，告密者的那些話，你都不記得了嗎？

教授 (一步也不退讓地) 完全都記得！

海爾巴哈 這是你們大家都聽到的，馬漢姆自己證明了自己的口供是沒有錯誤。(轉向左旁) 步哨！

(武裝的國社黨員一名從台左登場，肅立)

海爾巴哈 預備紙和鋼筆，還有車子！

國社黨員 「預備紙和鋼筆，還有車子。」(這樣地重複一遍，走了出去)

海爾巴哈 哼！這樣的人竟是大公立醫院裏的院長！這樣國民反動份子的人

，可以在一個團體裏面常做重要的人物嗎？

教授 我早知道了，我無論如何……

海爾巴哈 現在是我在講話哪！

（國社黨員掌上紙和鋼筆，海爾巴哈走近小桌子旁邊坐下來開始寫）

海爾巴哈 （一面寫着）我以政府所委任的監督官的資格，是有報告這件事的要

點的義務的！

采德爾 爲了登載記事，我可以打聽打聽嗎？

海爾巴哈 記事會由當局交下來的……對了，調查表上是要諸位簽字的。

（把鋼筆遞給卡爾真）請簽名！

卡爾真 （躊躇着想簽名，讀調查表）……馬漢姆教授對政府法令吐以矯激之暴

言，妨害該醫院之安寧及秩序，渠之挑戰態度，將加于病人及職員有

害之影響無疑，是以我等今後拒絕于馬漢姆部下工作！——一定要我在這張紙上簽字的嗎？

海爾巴哈（凝視着他）不是「不做不行」的！拒絕簽名參加馬漢姆那方面也不要緊的！

卡爾真（被威脅着）也不允許去掉最後的那句話嗎？

海爾巴哈 那最後一句才是重要的。因為這一句才是健全的，燃燒着振興意志的國民，對於反動份子的明顯的態度。因此你們諸位應當決定的也是這樣。你們是同意那種用狡猾的遁辭來蔑視政府的那種破壞的，亞細亞的反動精神呢？要不然，還是參加清廉，信義，忠誠等新的國民信念呢？

采德爾（鬆了一口氣）對於這最後的一句話，誰都不能提出異議來的。

西爾修 完全贊成！

卡爾真 先生，因為是這種情形……

（教授沉默着，卡爾真急急地簽了名把鋼筆遞給采德爾）

采德爾 （拒絕了他）不行，我並不是醫院裏的人。

海爾巴哈 可是以當場證人的資格，也請你簽字吧！

采德爾 （躊躇着靠近桌旁）

教授 該爾那，你在那兒簽的名，請念給我聽聽！

采德爾 （向桌上的調查表看了一眼又思索着）漢斯，你也不用這樣固執了，你也承

認對於多數國民並不是敵人的。

教授 （凝視着他）

采德爾 （現出難受的樣子）那我也是有責任的，對於家族，一百個職員，讀者，

輿論界，我都是有責任的……

教授 該爾那！對於真理，對於正義，對於科學的責任呢？

西爾修 先生，你要是老是這樣地說……

教授（激昂）說什麼？你們害怕了嗎？沒有鬥爭的精神了嗎？從你們的胆怯，鍛鍊出新的力量來！應該鬥爭的時候不去鬥爭，是比什麼都大的犯罪！

采德爾 馬漢姆！你這麼大聲……

西爾修 講那樣激烈的話，不但是先生，就連我們也是連累着有危險的。

教授（生氣）像你這樣沒有胆子的人，隨便你們急末做吧！哼！胆怯的人！隨你們寫吧！隨你們簽字去！

采德爾（發怒）因為是你們要我們這樣的！（簽名）

西爾修（同樣的）先生是這樣希望……（簽名）

看護婦 沒有法子啊！（一面哭一面簽名，急急地從台左走入）

（教授站在台右，英琪站在台左一角的前方，其他的人都站在中央桌子的四週）

海爾巴哈（向英琪）請簽字！

英琪（不動地）已經夠了！

海爾巴哈 你還沒有簽字呢！

英琪 我不簽字。

海爾巴哈 你說是不簽字嗎！

英琪 是的！

海爾巴哈（大怒）你這樣也算同志嗎？你加入我們的黨的運動沒有？

英琪（斷然）要是你的態度，便是黨的態度，我也不參加運動了！

海爾巴哈（向教授）被他傳染了！

英琪（冷峻靜）這是監督官先生教給我的！——在我，黨是至上的，可以誇耀的，強有力的運動，那信念，那鬥爭，那目的——清廉，勇敢，誠實的，友愛……是的，我們要把一班沒胆子的利慾之徒，都一掃而空。這

樣，新的真正的種族才能够產生了……

海爾巴哈 這，現在正在產生着！

英琪（繼續地）我想那是針對着『猶太的商人根性』，卑劣的人，奸商而走向

新的人類的典型：戰士，鬥士，武人的典型……

海爾巴哈（莊嚴）鬥士是不會缺乏的！

英琪 鬥士是不會缺乏的，這是不錯。可是鬪士是在這一方面呢？卑劣的人是在那一方面呢？最後的騎士，跟有信念的勇士，究竟在那兒呢？並且，那反對者呢？——監督官先生！請你睜開眼睛來瞧瞧！

海爾巴哈 沒用的話少說，請退到你自己的屋子裏去吧！步哨！（國社黨員「略」的一聲，以立正不動的姿勢站着）帶她走！

（英琪與步哨退場，除馬漢姆教授外，餘者都像頭部被人毆打後似地茫然佇立着，教授以冷靜的緊張的態度看着事情的變動，海爾巴哈拿起調查表來看看簽名，手術室異常騷動起

來。

(看護海特維琪從台右登場)

看護婦 病人都鬧起來了，還不行手術嗎？

教授 (衝動地) 諸位，病人比什麼都重要，我們是醫生啊！喂！來吧！(想向台

右走去)

海爾巴哈 (用手攔住) 不成！——卡爾真，你接任院長的職務，西爾修做你的

助手，其他的諸位，我以後再來決定好了，明白了嗎？

卡爾真 明白了！

西爾修 遵命！

采德爾 我已經沒有事情了吧？(經過馬漢姆教授旁邊)馬漢姆，委曲你了，就是

這樣……(向台左退場)

(國社黨已經回去步哨，兩個醫生將從台右出去，教授也要隨着他們)

教授（激動地）我是要有工作的，只要有工作，其他我什麼也不需要了。只要工作和病人！

海爾巴哈 這兒還剩有你的工作沒有做完呢！

教授（絕望地）減少了兩個助手！那末，就請把我當做助手吧！（想由台右往手衛室去，國社黨員跑過來與海爾巴哈一同阻止了他，兩個醫生與看護婦急由台右下）

海爾巴哈（拿出調查表來向教授）我剛才說過了，這兒你還剩有一件工作呢！（把調查表放在桌上）請你簽字吧！

教授 在這張紙上？！

海爾巴哈 在這張調查表上，其他的人都簽過字了。要是你願意，你就把你後悔的意思，都補填上去吧！爲了你自己，爲了你的家族，那是有益的。

教授 你說的是什麼？

海爾巴哈 給你十分鐘的考慮時間。(由台左下)

(國社黨員兀在手術室門口處，教授站在桌旁，手裏拿着調查表，幾次反復地念着，特別反復地念簽的字，又將調查表放在桌上，將紙的折痕打開平放着)

教授 (安靜地獨自) 錯誤，這個只是錯誤……這簡直不是人類，是傀儡，一點

男子氣也沒有，無聲無息地就投降了！怎末……(拿起調查表來念) Doctor

卡爾真， Doctor 采德爾， Doctor 西爾修，看護婦海特維琪……錯

誤，這個只是錯誤！我是不能在這上面簽字的，非去掉不可！(大聲) 非去掉不可！(把調查表一片一片地撕碎了) 去掉牠，去掉牠！……

(國社激員跑了進來，教授把撕碎的紙屑向那人臉上擲去，從褲袋裏急急地取出手鎗，對準了胸膛，開鎗……)

教授 完全去掉牠，……(低沉地……)

(教授倒了下來，國社黨員搶了上去，海爾巴哈，卡爾真，西爾修看右護婦等，都從台右

搶跟地跑了進來。

海爾巴哈 是誰打的？

國社黨員 是自己打的！

卡爾真 (急促音調) 運送車！

西爾修 啊！把胸膛……。

看護婦 先生！先生！

(其蒙跟英琪從台左急急地跑進來)

英琪 馬漢姆先生？

其蒙 (跑上來) 是誰？

西爾修 (舉起仍然握着手鎗的教授的手來給他看)

其蒙 (望着醫生們) 就是因為你們，就是因為你們！

海爾巴哈 (將手鎗擺……) 靜一些吧！調查表在那兒？

(國社黨員拾起地上紙屑，集起了遞給他。教授橫躺在病人運送車上)

卡爾真 (向其蒙) 藥綿，剪刀！

教授 (低聲) 其蒙！不用那樣，不用那樣了！

西爾修 先生！安靜一下，安靜一下吧！

英琪 (抬起教授的臉) 先生！先生！從此以後先生還是鬥爭嗎？

教授 (忍痛抬起上半身沉靜地思索着) 對了！就是這樣了！我想從此以後還是鬪爭

！可是跟誰在一塊兒……爲了誰？……(奮慨) 撕破我的褲子，頸子上

給掛上紙牌，被這些英雄們拖出去在街上遊行……這也是要鬥爭的……

……像你所說的一樣……可是結果却只是顧慮自己的事情……

卡爾真 (脫掉教授的圍裙及罩衫，剪破內衣) 先生不要多說話了，血流得太多了……

英琪 (屈伏在教授身上，絕望間) 啊！先生，這就是先生唯一的道路嗎？

教授 在我，這怕是唯一的道路了……大概（看英琪）你……是應該走另外一條路，一條新的道路的……（低聲，而用盡全身之力）……你明白了嗎？你去走那一條道路去！不要害怕！……（突然）還有，請你代我向他說話，……我的孩子……向我的勞夫說……你要是碰到那孩子的時候……走另外一條路……走另外一條路！……（忽然間向後倒了下來）

（從台右傳出看續婦的聲音！「麻醉，要怎末辦呢？」）

卡爾真 （向台右）什麼？

看護婦聲 準備麻醉！？

其蒙 （攙着教授的脈，突然地）先生！（低聲）先生！

西爾修 已經沒有呼吸了……

海爾巴哈 （假裝威嚴地）爲了補上以前的，馬上重填一張新的調查表。

其蒙 監督官先生。不用那樣了。這幾天，這幾個星期裏所發生的事情，我

們是不會忘記的。我們一定不會忘記的，我們永遠都不會忘記的！！

——幕

跋

本劇的作者夫力特里支·烏爾夫，在中國還是一個極為陌生的名字。他是一個醫生出身的進步劇作家，現在亡命于捷克克拉伐克，從事反資本主義，反法西斯蒂的文化運動。他的代表作是青酸加里，此外除了馬漢姆教授外，更有里特尤爾·格爾辛，從卡他洛來的水夫，伏羅里斯特夫，普羅列陀夫的女人們等劇，都曾在蘇聯的劇場上演過，博得好評。

這其中，應該特別提出馬漢姆教授來，本劇不僅在德國，還在為法西主義所威脅的中歐諸國得到巨大的喝彩。這原因，不用說是由於那真實的，動人的內容付出了被壓迫的大眾的聲音，並說出最警惕的話來。

本劇曾由德國有名進步演劇家皮斯卡特爾氏（現在也放逐于國外）在瓦爾夏夫上演，而主演者便是前皮斯卡特爾劇場的有名俳優亞力山大·格拉那

哈氏。當時觀衆異常擁擠，除了勞働者，還有布爾喬亞·智識階級。但一致捲起了狂潮，此後在瑞士，美國都會上演了該劇。

本年二月，日本的新協劇團在築地小劇場上演了該劇，譯者會親眼看見在觀衆席中激動了無數人的興奮的眼淚。（導演爲松尾哲引，裝置爲村山知義）

在文化被暴力摧毀而必須叫出反抗的怒吼的今日，將這介紹給中國的觀衆，不會不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吧。

此劇是由日譯本（譯者大野俊一）譯出，而又根據了新協劇團演出的台本加以補正了的。又，本劇原名馬姆羅克教授，前年在茲由里支劇場上演時才改成現在的名字。

在翻譯上，我們特別感謝杜宣夫婦，仲沉默先生，爲我們詳加校對。然而恐不免仍有誤譯的地方，還請讀者指正。

譯者。一九三六，六，十日東京。